



#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

DAVID LODGE

戴维·洛奇

张楠 译

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

DAVID LODGE

戴维·洛奇

张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英)洛奇(Lodge, D.)著;张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

书名原文: 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ISBN 978-7-5327-4962-1

I. 大... II. ①洛... 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8978号

David Lodge

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by DAVID LODGE

Copyright © DAVID LODGE 1965, 198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  
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David Lodge  
戴维·洛奇 著  
张楠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靖翀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图字:09-2007-454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13,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ISBN 978-7-5327-4962-1/I·2787

定价:25.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135113

## 前 言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有两大主题，一个是道德或者宗教的，另一个是文学的。前者涉及罗马天主教关于节育的教义，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我在一九六四年创作这本小说时迫切关心的一个题目。当时我还是一个穷酸的年轻大学讲师，已婚，是两个幼儿的父亲，而且生怕再有第三个。妻子和我那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我们仍是，只不过信仰的方式相对自由放松了一些。但是早在当年，我们深信必须严格遵守教廷禁止采用各种人工手段避孕的官方指令。

在这里，我很难向非天主教徒，甚至向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更加开明和多元化的教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天主教徒，解释那一禁令的威力，尤其是它对妻子和我从小生长其中的盎格鲁-爱尔兰天主教亚文化群的影响力。我们对于天主教会有一种兴许天真但却高尚的认识：教会像个俱乐部，有自己的章程，如果你想享受会员的利益，你就必须遵从它所有的规章，而不是只去遵守那些于己有利的条款。然而，有关反对避孕的规定，的确给天主教徒夫妇造成了太多的苦恼和压力，他们（多数人）在婚前尽力保持贞节，要做到这点着实不易，可是婚后发现那种安全期或者节律避孕法（亦即周期性的性节制，这是教廷允许的唯一节育手段）给他们婚姻中的性生活设下了重重限制。安

全期避孕法的主张看来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

我们对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抱有希望,是因为当时新出现了两种变化。第一,黄体酮避孕药片的发明,似乎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避孕方式,而不会受到传统的天主教以“自然法则”为由予以反对。第二,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一九五八年以代教皇身份当选的教皇约翰第二十三世,居然号召教廷的现代化,呼吁将其与当代社会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一九六二年,他召集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始此项工作,并于同年设立一个教皇委员会,研究与家庭、人口和节育相关的问题。一九六三年接任他的教皇保罗六世,更指示这一委员会专门研究教廷在节育方面的教义与避孕药片的关系。人们都知道,他最终否决了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在他的教皇通谕《论人生》中,重新确立了教廷的传统教义,此举使后大公会议时代的教廷突然面临权威性和良心的危机。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写于这一事件发生前若干时间,当时很多天主教徒仍寄希望于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而本书的创作,说穿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个外行对这一场大辩论的略尽绵薄。当然,我十分清楚,我的英国读者们大多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激发他们关注天主教徒夫妇在房事时感到的种种顾忌。解决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以一种喜剧的形式处理这一主题——写一对年轻的天主教徒夫妇,表现他们的种种挫败和焦虑以及他们如何拼命设法调和性欲和宗教信仰,以此展现男性(以及女性)的性欲这一永恒的喜剧主题的方方面面。

性欲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吸引历代作家注意力的缘由,就是它既可以成为悲剧也可以成为喜剧的创作题材。比如说,由于表现方式的差异,私通可以让人捶心泣血(如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里),也可以让人捧腹大笑(如在费多<sup>①</sup>的滑稽剧里)。避孕尽管在实际生活中通常是个严肃问题,发人怜悯,但还是少了些足以构成一部悲剧作品的宏旨。从最初萌生创作念头开始,我就意识到我的小说会是一出喜剧。

在寻找一个故事人物,或者说一对人物,以及赖以探讨主题的故事氛围时,我一段时间之前在笔记本上信手记下的一些东西为我提供了思路。当时我曾构思创作一部关于一个英国文学研究生的喜剧小说。这人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从事研究,而他的生活作派和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像他所研究的那些作家了。这就是亚当·爱坡比的雏形。一个年轻、已婚、穷困潦倒的天主教徒研究生,因为妻子可能第四次怀孕而忐忑不安,他将被迫卷入一系列围绕大英博物馆展开的古典式流浪历险,其中每一个情节都通过戏仿、拼贴或者暗示来呼应他正在研究的那些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运用这一手段会导致语气和叙事技法不断发生转换,这些将由主人公易于做白日梦和产生幻想错觉的特点加以协调,使转换显得自然连贯,而主人公的这些性格特征则又是他对自己婚姻状况的长期焦虑造成的。亚当·爱坡比的痛苦处境最本质的暗讽之处在于,他生活中唯一一个原汁原味,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哪个小说家已经“描写”过的要素,恰恰是他焦虑的根源。“学者型神经衰弱的一种特殊形态,”亚当在阅览室讲述一次康拉德式的经历时,他的朋友凯末尔如此评说,“[你现在]再也无法把生活和文学区分开了。”“噢,才不呢,我可以的,”亚当反驳说,“文学大多讲性爱,不怎么

---

<sup>①</sup> Georges Feydeau(1862—1921),莫里哀之后法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一日烦》、《别脱光了出去》等喜剧。

讲生孩子的。生活则恰恰相反。”(这点观感,我可以自豪地说,已经被收入《企鹅版现代引语》一书。)

小说在英国的第一家出版商麦克吉朋-基公司制作时,我曾和本书的编辑蒂莫西·奥基菲讨论过有没有必要在书皮的“广告文字”中强调这些戏仿手法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他反对这么做,我也接受了他的意见:毕竟,辨认出这些戏仿手法并非理解本书的关键所在,它只是另添一分阅读的愉悦和兴味而已。但后来我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我觉得读者有权得到一点提示,以便在阅读作品时知道该去寻找什么。小说的第一批评论家中鲜有人充分注意到这些戏仿手段运用之广;更令人惊讶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只字不提;一些人抱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多少是一本没什么创意的二手传承小说,可他们没有领悟到这一效果乃是有意为之,而且贯彻始终。

这些戏仿手段无疑给非英语读者制造了特殊的麻烦,更别提我的译者了。无论他或她处理小说的风格转换技法多么娴熟,对于中文读者而言,除了少数人,要轻易辨识出这些风格源自哪些文学模型,委实不太可能。因而,这篇短评可以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文本中所运用的戏仿段落和文学典故的介绍。

本书的前半部较少用到这些,但随后就开始大量广泛地运用。

在第二章中,亚当·爱坡比在台阶上的尴尬经历,呼应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自由落体》中的一个段落。戈尔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战俘,被盖世太保囚禁在一个黑黢黢的炊具橱里,惊慌失措中,他触摸到一样东西以为是一块人肉,其实只是一块湿布。同一章结尾处,亚当骑着助动车遇到交通堵塞,他一时浮想联翩。这里模仿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风格,万千思绪是议会大厦上的巨型大笨钟宏亮的当当

声触发的，而正是这钟声在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中标志着时间的流逝。亚当一时幻想，人行道边的那个老太太正是克拉丽莎·达洛卫本人。

在第三章中，亚当设法更换他的阅读证这一经历，非常明显地仿效了弗朗兹·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在官僚主义的迷宫中历经的磨难。（我可以向读者保证，那条长长的走道，管理员摇铃，还有他锁门将申请人关在里边等细节，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尽管如今已在另一座新大楼里实行一种不同的制度。）亚当进入巨大的圆形阅览室那一段描写，戏仿戴·赫·劳伦斯作品中关于性的象征主义和《圣经》式的散文节奏，尤其是他的小说《虹》的开篇部分那几页。

亚当稍后返回他的书桌时，发现一群中国游客正在仔细打量它。这一场景的描写采用了约瑟夫·康拉德的风格，弥漫着浓郁的热带气息和存在主义的内省。下一章才会写到亚当对于中国游客正被引领瞻仰卡尔·马克思用过的书桌如何做出反应：“马克思先生——他已经去世了。”这儿呼应了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名句：“库兹先生——他已经去世了。”

亚当和他的导师布里格斯，还有后者的同事贝恩的会面，是以查·珀·斯诺那种平淡甚至有些沉闷的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的。斯诺非常成功地创作了一组发生在战后年代的系列小说，名为《陌生人和亲兄弟》，对剑桥大学教师之间勾心斗角的描写尤为出色。在我的英语小说中，这一戏仿的线索反映在故事开头一条关于天气的注解：“看上去像要下雪<sup>①</sup>。”

---

① 斯诺的名字和“下雪”在英文中同为 snow。



亚当在第五章中幻想自己成为教皇那部分,我借用了弗雷德里克·罗尔夫(“科沃男爵”)<sup>①</sup>创作的一本出色的小说《哈德良七世》(一九〇四年),其中作者想象一个和自己不无相似的卑微的英国人被推选为教皇。不过,这段日记体的描写,取材于罗尔夫不太有名的作品《瑞内托先生》,书中刻画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僧侣。

其他的戏仿内容大多比较容易识别。叙述亚当在大英博物馆内图书馆区的一排排书架间浏览时用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风:格林小说的读者们一定会辨出有关追逐、背叛、良心愧疚和神学等主题——也许还有《布莱顿礁石》和《问题的核心》中的短语和语调变化。在一段的起首,那扇绿色的厚呢大门隐含着双重线索,既让人想起小说家的名字<sup>②</sup>,又借鉴了他的短篇故事《堕落的偶像》中同样一扇门的戏剧性效果。

第七章开头呼应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异国他乡》(“整个秋天战争一直在继续,但是我们不再参与”),随后又玩点噱头模仿了他更有名的故事《杀人者》。同一章稍后处,亚当和罗廷迪恩夫人喝茶晤谈一幕,戏仿亨利·詹姆斯创作后期的文风:复杂的句法、延绵的比喻还有优雅的变奏。小说这一部分引用的“埃格伯特·梅利玛许”的片言只语,使人联想到一个以吉·基·切斯特顿<sup>③</sup>和西莱尔·贝洛克<sup>④</sup>为原型

---

① Frederick Rolfe (“Baron Corvo”) (1860—1913), 科沃男爵是他的笔名,英国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个出了名的怪人,他的小说被认为有同性恋倾向。最后因贫困在威尼斯自杀。

② “绿色的”(green)与小说家名字“格林”(Greene)在英语中读音相同,故有此联想。

③ G. K. Chesterton (1874—1936), 英国作家、新闻从业者和批评家。著有小说、评论等,以写布朗神父的侦探系列小说最为著名。

④ Hilaire Belloc (1870—1953), 法裔英籍作家、诗人和历史学家。被认为是英国幽默散文大师,以其诙谐散文,尤其是《坏孩子的动物图书》而广为人知,作品往往流露出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

的天主教美文作家。

小说的尾声可谓是最明显的戏仿,或者说拼贴。我明白,随着小说接近尾声,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亚当·爱坡比的婚姻问题,那就是他的妻子芭芭拉的视角。可是拖到这会儿才突然切换叙事角度,会不会显得生硬而成为过于随意的拙劣之笔?找到一种可以引达高潮的戏仿,一下子解决这一问题,这正是小说创作中那些神思闪现的快乐时光,唯此方显劳有所值。在哪一部著名的现代小说中,妻子这个角色在倒数第二章以前始终是她丈夫思想和认识的附庸,直到最后一章才在叙事中取得了主体意识,并对丈夫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嘲弄性的、实事求是的女性视角?别无其他,只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小说(我迟迟才意识到)在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是用变化纷呈的风格再现一天内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典范。莫利·布鲁姆那段广为人知、不加标点的内心独白,用来实现我的意图,其熨贴简直不可思议。我的小说不妨像乔伊斯的那样结尾:男主人公回家,和配偶团圆,在婚床上入睡,然而难以入梦的妻子,昏昏沉沉地思索着男人的弱点,性爱的悖论,还有他们的恋爱婚姻史。对于莫利的关键词“可以”,我会用更为不确定的“也许”代替。我的创作意图始终是,芭芭拉眼下对自己可能怀孕的焦虑,应该在小说最后一章中得到排解。当我回想到在《尤利西斯》中,莫利·布鲁姆也是在最后一章来例假时,我才明白过来(如果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的话),的确有作家的运气一说。

戴维·洛奇

献给德里克·托德

(深情缅怀在大英博物馆的日子)

同时献给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

(我尝试写喜剧小说多半要怪他)

生活模仿艺术。

——奥斯卡·王尔德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我有足够的敬畏,但是一种固执的理性阻碍了我。

——约翰逊博士

## 第一章

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会有幸福的时刻，可肉体却要把他召回。

——格雷厄姆·格林

亚当·爱坡比真是不幸，刚从睡梦中醒来，满脑子就立即充斥着他不最不愿意想的种种烦心事。其他人，他猜想，总是神清气爽地迎接每一个新的黎明，充满乐观和决心；要么就是他们懒洋洋地度过每天第一个钟头，大脑根本一片空白，忧乐皆无，这种麻木也是一种福气。可是，烦人的念头像一个个鹰身女妖蜷缩着围在床边，待亚当的眼睑一张开，就要猛扑上去。每逢此时，他就像一个溺水之人，被迫即刻回顾自己的全部生命历程，一半懊悔过去，另一半又害怕未来。

就这样，当亚当在十一月的一个早晨醒来，睡眠惺忪地注视着床对面的墙纸上病恹恹的玫瑰，三枝耷拉着脑袋，六枝交叉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二十有五，很快就二十六岁了。身为一名研究生，他正撰写论文，可是在他享有奖学金资助的第三年也是最后这一年，看来无望完成，而奖学金早已大大透支；他已婚，是三个幼儿之父，其中一个前一天晚上出皮疹，令人忧心；他觉得自己的名字荒唐可笑；又感到大腿酸痛；他那辆破旧的小摩托车昨天发动不起来，今天不用说也好不了；因为一

一篇关于中古英语的论文没写好，他刚刚错失获得一等荣誉学位的机会；腿还是疼；他回忆起小学时，男生们喜欢在室外的男厕所玩“看谁把尿在墙上撒得最高”的游戏，他非常精于此道，有一次，教区神父正好在参观墙壁另一边的操场，结果他尿湿了神父的法冠；再有，他忘了在大英博物馆预定今天上午要看的书；腿疼不断；妻子的例假超过三天还没来；腿继续酸疼。

但是，且慢……思想活动中有一处不同往常。他记得昨晚睡觉时腿部并无任何疼痛感。况且，他愤愤地回想，他睡下后好像也没享受什么体力大动之乐。每当芭芭拉的例假推迟时，他们俩谁都没有太多性欲。可能再次怀孕的念头很扫兴，尽管他们明白结果已成定局，不管有还是没有，答案都已在芭芭拉的子宫中。一想到那子宫因孕育另一个生命而降起，亚当的五脏六腑就会被吓得一阵冷飕飕。再过一年，如果运气好，他就能博士毕业，好歹找到一份工作。在那之前，对他们来说，避免再生孩子是至关重要的，要是可能，再也不要生了。

普通的、非天主教父母的生活是何其不同啊，他想，完全自由决定——事实上可以从容自信地决定——要还是不要孩子。这完全有别于自己的婚姻状态，亚当把它比作一个人口过剩的低洼小岛，周边环绕着摇摇欲坠的堤坝，而他和妻子绝望地拼命想去修缮它，同时忧心忡忡地提防着包围着他们的汹涌的生殖力海洋。这并不是说他和芭芭拉这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夫妇，倘若有机会，真的愿意把儿女塞回母腹，化作乌有。可是对新生命的接受，并非一点限度也没有。确实有个接受限度的问题，而亚当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

他的思路时常跳跃，这会儿又转到导致他们落到这般田地的种种原

因上。四年多前,当时亚当毕业后正在服国民兵役,行将被派往新加坡常驻的通报,促使他们匆忙成婚。事后不久,他被证实有耳疾,只能派驻国内。当时这着实让夫妻俩欢喜了一场,可是亚当在心情苦闷时回首往事,真不知它究竟能否算得上是件幸事。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遥遥分居两地——他在约克郡,而芭芭拉和她父母住在伯明翰——只有在周末假日才能相聚,他们俩在他服兵役期间就很有能耐地生下了两个孩子。

两人结婚时对安全期的认识很模糊,对神的旨意满怀信任,而亚当现在不会轻信这些了。婚后九个月就产下了克莱尔。芭芭拉当时曾去咨询的一位天主教医生给了她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计算安全期——太简单了,以至于克莱尔一岁多多米尼克就出生了。不久,亚当服役期满,回到伦敦从事研究。有人给了芭芭拉一本小册子,解释如何通过每天早晨记录自己的体温来判断排卵期,他们一直遵循这一方法,直到芭芭拉再次怀孕为止。

爱德华出生后,他们索性克制了六个月不过性生活,导致精神压力不断增加。经历了三年的恋爱之后,他们好不容易守身如玉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如今让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却要杜绝肌肤之亲真是难上加难。几个月前,他们已经向一家天主教婚姻咨询机构申请帮助,那里的医生对他们采用外行的步骤,胡乱操作基础体温测定法,进行了善意的嘲讽。医生给他们好几张方格纸及一些带透明玻璃纸窗的小块硬纸板让他们放在方格上,并建议,为了最大限度保险起见,性事一定要在排卵期结束后进行。

他们总算安全度过了忐忑不安的三个月。不幸的是,芭芭拉的排卵出现在月经后期,而他们的性关系也被迫形成可笑的模式:先是三个礼拜耐心地绘制图表,随后几个夜晚疯狂做爱,很快力不从心,而且悬

念再起。这就是有名的节律避孕法,而且符合“自然法则”。

隔壁房间传来砰的一声闷响和尖利的哭喊声,接着转为低声呜咽,亚当觉得是小儿子爱德华但又不太确定。他斜眼看了看一旁的妻子。她正趴在那儿,嘴里含着一只温度计。被单后部一个小小的隆起表示那儿还有另一只温度计。由于无法断定口腔和肛门测温法哪个相对来说更准确,所以芭芭拉决定双管齐下。只要相信她不把两个读数弄混,一切就不成问题。不过亚当对此表示怀疑。

芭芭拉发现他在看着自己,便嘟哝了句什么,由于温度计的关系听上去不太像人说的话,不过经亚当解读当是“泡杯茶”。这是不经意话语具有可预测功能的一个有趣例子,他掀开铺盖时暗自思忖道。他脚刚一着地,立刻从亚麻油地毯上感到一股凉意,只好踮着脚尖在房间里笨拙地连走带跳,到处找拖鞋。他发现用脚尖很难一瘸一拐地走路。最后,他在自己的衬衫抽屉中找到了拖鞋,每只拖鞋的前部还偎依着一个香港产的塑料小玩偶。他急匆匆穿上睡袍。空气中分明有种刺骨的寒意:寒冬正与深秋竞逐天下。这又让他想到了电费单。此刻他看到窗外影影绰绰耸立在晨雾中的巴特西发电厂,想必那儿也在考虑电费的事了。

亚当到厨房把电热水壶灌满水,打开电源,然后朝卫生间走去。但是大女儿已经抢在了他前面。

“我在通便<sup>①</sup>。”克莱尔说。

---

<sup>①</sup> pass a motion,从字面上有两种意思:一种指通便,另一种指提出某项议案供表决,因而有下面一问。



“还有谁投票？”他不自在地回了一句。理论上，亚当完全支持妻子教孩子们用成年人词汇描述生理功能。可他总还是觉得不对劲——也许是因为他自己都从未使用过那些词汇，即使在成年之后。况且，他觉得像克莱尔这样小小年纪就痴迷于生理学的早熟孩子，鼓励她能说会道绝对是危险的。芭芭拉快要生爱德华时，一位善意的邻居曾逗弄说：“我想你很快要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克莱尔回答：“我也这么认为——每两分钟就有一次挛缩嘛。”类似的事例确实让亚当引以为荣，可他也忍不住感慨，克莱尔缺少了童年应有的那些奇幻和神秘的东西。

“什么是投票？”女儿问。

“你要很久吗？”他反问。

“我不知道。这些事谁说得准啊。”

“嗯，请别太久了。爸爸也想用卫生间。”

“你为什么不用多米尼克的夜壶？”

“爸爸们不用夜壶的。”

“他们为什么不用？”

因为无言以对，亚当只好退回厨房。他错就错在不该断然否认爸爸们使用夜壶。做爸爸的经常使用夜壶。比如，爱尔兰乡下有百分之八十的住所根本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正确的回答策略也许该是：“我不用夜壶。”或者，最好是说：“你也不用夜壶了，对吗，克莱尔？”

水开了。亚当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高估了不经意话语的可预测功能。假如芭芭拉说的不是“泡杯茶”，而是“爱德华从儿童床掉下来了”，或者“我的肛门温度计卡住了”该怎么办？他慌忙赶回卧室，半路停下来朝孩子们的房间瞥了一眼，以确定爱德华安然无恙。孩子没